



NEW TREASURE SEEKERS

闯祸的快乐少年

[英] 伊迪斯·内斯比特 Edith Nesbit 著

任溶溶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

NEW TREASURE SEEKERS

闯祸的快乐少年

[英]伊迪斯·内斯比特 Edith Nesbit 著

任溶溶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闯祸的快乐少年 / (英) 内斯比特 (Nesbit, E.) 著; 任溶溶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8

(夏洛书屋)

书名原文: New Treasure Seekers

ISBN 978-7-5327-5789-3

I. ①闯… II. ①内… ②任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2048号

EDITH NESBIT

NEW TREASURE SEEKERS

闯祸的快乐少年

NEW TREASURE SEEKERS

EDITH NESBIT

[英] 伊迪斯·内斯比特 著

任溶溶 译

责任编辑 张颖 赵平

封面插图 LISK 插图/设色 Joinart Studio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cwen.cc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75 字数 110,000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789-3/I·3428

定价: 43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226000



To:

From:



伊迪斯·内斯比特

Edith Nesbit (1858-1924)

作者介绍

伊迪斯·内斯比特，英国著名作家。

伊迪斯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儿童文学作家，一生共出版了四十多部儿童文学作品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经典之作。

伊迪斯的儿童文学作品主要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小说，代表作有《铁路边的孩子们》《闯祸的快乐少年》《想做好孩子》和《寻宝六人组合》等，主要描写现实的冒险故事，对儿童性格刻画鲜明，家庭生活描写真切；另一类是童话故事，代表作有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《魔堡》等，这些故事悬念重重、曲折离奇、想像力丰富。

伊迪斯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，然而，直到今天，她在一百年前写的那些作品仍然经久不衰，在世界各地拥趸众多。伊迪斯被公认为“英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巨星，也是 20 世纪儿童文学的伟大源泉”；她也是“哈利·波特”系列作者 J.K. 罗琳最为欣赏的儿童文学作家。

CONTENTS

目录



PART 1

上罗马去;
又名: 出逃的小傻瓜001



PART 2

良心布丁021



PART 3

叫人伤脑筋的
阿奇博尔德堂兄043



PART 4

渡水去中国063



PART 5

小古董收藏家081



PART 6

无畏探险家及其助手099



PART 7

火鸡加香肠;
又名: 理查德的报复119





PART 8

金凤尾船 ……139



PART 9

会飞的房客 ……157



PART 10

走私犯的报复 ……179



PART 11

神秘的东方女预言家蔡德 ……201



PART 12

红房子太太和执照事件;
又名: 友谊的花环 ……221



PART 13

穷人 ……243



上罗马去；又名：出逃的小傻瓜

01

上罗马去；又名：出逃的小傻瓜

我们巴斯塔布尔家的孩子有一个叔叔，有一个舅舅，可都不是亲的。叔叔应该是叔公，因为妈妈就叫他叔叔，舅舅是艾伯特的舅舅，我们住在刘易沙姆路时，他一直住在我们家隔壁。我们刚认识他那会儿（这和烤土豆有关，可那是另一个故事），我们叫他隔壁艾伯特的舅舅，后来简单点就叫艾伯特舅舅。不过艾伯特舅舅和我们的爸爸后来在乡下合租了一座房子，叫做壕沟大宅，暑假我们到那里去过。就在那里，有一次我们玩朝圣游戏，由于一位朝圣者在鞋子里塞进豆子出了事（那又是另一个故事），我们找到了艾伯特他舅舅失散已久的心上人。因为她实在已经很老——到下一个生日就是二十六岁了——艾伯特的舅舅还要老得多，因此他只好马上和她结婚，定在圣诞节。圣诞节假期一开始，我们一家六个孩子全体跟着爸爸和艾伯特的舅舅来到壕沟大宅。我们以前还没有在乡下过过圣诞节。那简直棒极了。艾伯特的舅舅那位久已失散的心上人叫阿什利小姐，不过还在他们结婚使这称呼名正言顺之前，我们就叫她玛



格利特舅妈了——她和她那位乐呵呵的牧师哥哥常常上壕沟大宅来，我们有时候也上他们家雪松庄去，在那里玩游戏，猜字谜，捉迷藏，玩黑暗中见鬼（这个游戏女孩们装作喜欢，其实很少人真正喜欢），放炮仗，给村里孩子装饰圣诞树，你们能想到的玩意儿都玩。

到了雪松庄，只见那里为那该死的婚事忙得不亦乐乎：从伦敦送来一盒盒帽子和衣服，还有结婚礼物——全是玻璃器皿、银器、胸针和项链——以及伦敦送来供挑选的衣服。我真没法想象，一位女士只为了结婚，会要这么多裙子、鞋子等等等等，一位男士为了结婚，又会要二十四件衬衫和二十四件背心等等等等。

“我想这都因为他们要去罗马度蜜月。”艾丽丝在厨房炉火前说。那天管家佩蒂格鲁太太去看她姑妈，因此让我们自己动手做太妃糖。“你们知道，在罗马只能买到罗马衣服，我想它们全都颜色太鲜艳了——至少我知道腰带是这样的。你来搅拌吧，奥斯瓦德。我的脸都熏黑了。”

奥斯瓦德拿过勺子，虽然三个大孩子轮流搅拌，还没有轮到，不过他生来不高兴为小事吵吵嚷嚷——而且他会做太妃糖。

“上罗马去，这两个家伙多幸运啊，”霍·奥说，“希望我也这么幸运。”

“说他们家伙不礼貌，亲爱的霍·奥。”多拉说。

“好吧，那就说他们是幸运的东西。”

“上罗马去是我一生的梦想。”诺埃尔说。诺埃尔是我的诗人弟弟，“只要想想《罗马大道》这书上是怎么说的，我希望他们能带我去。”

“他们不会带你去的，”迪基说，“上罗马去要花许多钱。我昨天才听爸爸说过。”

“那只是车费问题，”诺埃尔回答说，“我可以坐三等车，甚至坐牲口车，或者行李车。我到了罗马，很容易就能够谋生。我可以写歌在街上唱。意大利人会给我里拉——那是意大利钱。里拉又是一种琴，这名称听上去多么有诗意。”

“可你不会写意大利文的诗歌。”霍·奥说，张大嘴看着诺埃尔。

“噢，意大利文我是不大懂，”诺埃尔说，“反正我很快就能学会，一上来我用英文写。那里一定有人听得懂。就算听不懂，看到一个苍白瘦削的外国孩子，用听不懂的话唱悲伤的歌，他们南方人的热心肠不会不受感动的吧，你说呢？我们相信他们会感动。噢！他们会一下子给里拉的——他们不像北方佬那么铁石心肠。哼，这里的人不是酿酒的，就是烤面包的，银行家，屠夫，有点麻木。那边他们全都是侠盗，或者种葡萄的，或者弹吉他什么的，他们在太阳下榨红葡萄汁，跳舞，欢笑——你们很清楚，他们是这样的。”

“这太妃糖差不多了，”奥斯瓦德忽然说，“霍·奥，闭上你傻乎乎的大嘴，去拿杯凉水来。”然后他滴了一些太妃糖在水里，看它是不是好了，再倒一些在一个没抹上牛油的盆子



上，等它凉了，凝结了，不打破盆子你真别想把它拿出来，大家欢呼起来，它将成为中饭的一道好点心，根本不去理会诺埃尔的诗兴，直到后来大家陷入深深的苦恼中时，才又想起他的诗来。

第二天，霍·奥对多拉说：“我想和你两个人私底下谈谈。”于是他们到秘密楼梯那儿去，它叽叽嘎嘎，已经不知有多少年头都不再秘密了；接着多拉缝起一样白色的不知什么东西，不让我们看，可霍·奥在帮她。

“一定又是件结婚礼物，”迪基说，“没说的，又是一个叫人受不了的惊喜。”再没说什么。我们其他人全忙着在壕沟上溜冰，因为现在冰结得很硬。多拉从来不爱溜冰，说脚会痛。

圣诞节和第二天的节礼日像美梦一样飞快地过去了，到了举行婚礼的日子。我们全都得在婚礼前上新娘妈妈的家，就是雪松庄去，好跟着参加婚礼的人一起上教堂。姑娘们一直想当什么人的女宾相，现在她们美梦成真——身上穿着马车夫那种白布披肩，上面镶着许多羽毛，头上戴着白色的海狸皮帽子。她们看上去不坏，虽然很像是在贺年卡上；她们的大衣下面是用丝绸手帕那种白绸子做的裙子。她们的鞋子有真正的银扣，是我们的印度叔叔给她们的。就在小马车要走时，霍·奥跑回去，捧着一个牛皮纸大包出来。我们想，这就是多拉一直在做的那让人惊喜的礼物，我们问她时，真是的，她点了点头。我们不去管那到底是什么，或者我们那个小弟弟要干什么。你说他也

没有用。

婚礼上来了许多人——一大群一大群的。吃的喝的东西多得是。天气虽然很冷，但没关系，屋里每个壁炉都炉火熊熊，整个屋子装饰着冬青和槲树枝等等。人人看上去都玩得很开心，只除了艾伯特的舅舅和他那位红着脸的新娘子；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。人人说她可爱，可奥斯瓦德想，她似乎不像原先想的那样喜欢结婚。她也不是整张脸红，只是鼻尖红了，因为教堂很冷，w 不过她对人对笑嘻嘻的。

她的牧师好哥哥主持婚礼。他祝辞读得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好，一旦熟悉他，你就知道他实在不是个拘谨得叫人讨厌的人。

等到婚礼结束，艾伯特的舅舅和他的新娘两个人单独坐马车回家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午宴，用真正的香槟祝福新娘健康，不过爸爸说我们小孩子只能抵那么一点点。我断定，至少奥斯瓦德再也不想喝这种酒，抵这么一点点已经够他受的。香槟酒就像苏打水里掺药水。我们那一次把雪利酒加上糖都要好喝得多。

阿什利小姐——我是说艾伯特他舅舅的太太——回家脱掉她的白长裙换了衣服回来，看上去暖和多了。多拉后来听女仆说，女厨师拿着一盘热汤在楼梯口留住她喝下去，因为新娘这位可怜的亲爱的小妇人那天一点东西也没有进过口。于是我们才明白，她为什么显得那么不开心。不过艾伯特的舅舅那天早饭吃得饱饱的——又是鱼和鸡蛋，又是熏咸肉和许多橘子酱。因此

他不开心不是为了肚子饿。也许他是想到结婚和去罗马要花许多钱。

在新娘去换衣服前不大一会儿，霍·奥站起来，从餐具柜底下拿出那个牛皮纸包，溜出去了。我们本以为不管里面是什么，他也许会让我们看着他把它送给她。多拉说她知道他打算做什么；不过这是他的秘密，她不能说。



新娘最后穿着皮斗篷离开，看上去十分舒服，艾伯特的舅舅最后也高兴了起来，一切包袱去掉了，还说了句笑话。我忘了他说什么，我并不觉得好笑，不过可以看到，他想尽量使气氛好起来。

接下来两个吃新婚苦头的人走了，后面跟着一辆运行李的马车，行李堆积如山。我们欢呼，扔大米和拖鞋。阿什利老太太和一些老太太在哭。

再接下来大家说：“多么美好的婚礼啊！”然后就离开。当我们的马车来时，我们上了车。爸爸忽然说：“霍·奥在哪里？”我们向四周看，看不到他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，快去把他找来，”爸爸说，“我不想让两匹马在这里站一整天，这么冷。”

于是奥斯瓦德和迪基去找他。我们以为他大概回到宴席的地方去——因为他人小不懂事。可他不在那里，奥斯瓦德走时也没顺手拿一个裹上糖浆的冰糖水果。他拿一个很容易，没有人会在意，因此不算做错事。只是这样做太没有风度了。迪基也没有拿。霍·奥不在那里。

我们进了一个个房间，连老太太们在里面哭的房间也进去了，当然，我们对她们说对不起。最后走进厨房，女仆们戴着蝴蝶结很漂亮，正坐下来吃她们的中饭，迪基说：“请问亲爱的厨娘，你见过霍·奥吗？”

“别闯到这里来！”厨娘说，不过听了迪基随口说的恭维话，还是很高兴。



“我见过他，”一个女仆说，“他刚才还在院子里和卖肉的说过话。他拿着个牛皮纸包。也许他顺便搭他的车先回家了。”

于是我们回去告诉爸爸，还谈到包包里的白色礼物。

“我想他到头来不好意思送，”奥斯瓦德说，“于是带着它悄悄地先回家。”

于是我们大伙儿上车。

“不过那不是礼物，”多拉说，“那是另一种惊喜——不过这是一个秘密，不好说。”

我们的好爸爸并不逼着她出卖她的小弟弟。

可我们到家一看，霍·奥没回来。佩蒂格鲁太太没见过他，他哪儿也不在。爸爸蹬自行车回雪松庄，看他是不是在那里又出现了。也没有。于是所有的男士出来到处找。

“他够大了，不会被吉卜赛人拐走的。”艾丽丝说。

“他也太丑，没人要。”迪基说。

“噢，别这么说！”两个姑娘说，“再说他到底是不见了！”

我们找啊找啊找，找了好半天，最后佩蒂格鲁太太进来，拿着一个包包，说是卖肉的送来的。包包上没有姓名地址，可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霍·奥的那个，因为包皮纸上的标签是爸爸买衬衫的那家商店的。爸爸马上把包包打开。

在包包里我们找到霍·奥的鞋子和背带、他最好的一顶帽子和护胸。奥斯瓦德只觉得是找到了他的骷髅骨头。

“他跟你们什么人吵过架吗？”爸爸问道，可谁也没跟他